



清华解放前后纪实

○王 许（1950届航空）

迎接解放的学习班

1948年6月，党小组长潘梁通知我暑假去解放区泊镇学习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。7月初，我拿着假身份证，化名丁大山，在潘梁家换了一身学徒打扮，按照他告诉的路线奔赴泊镇，一路的惊险经历就不说了（见《峥嵘岁月》第150~156页）。

学习班在泊镇大庞家村，参加学习的是平津两地地下党员，因为学习结束还要回去，不能暴露身份，因此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，互不见面，荣高棠的夫人管平同志单独辅导我学习。听报告都戴口罩，用羊肚手巾把头包起来，坐在用床单隔开的小格子里的马扎上听。

学习了一个多月，大体分几个阶段：

(1)总结学运工作，每人都写了详细材料。(2)听刘仁和荣高棠同志报告，讨论形势和学运的方针、任务、工作方法。(3)进行三查：阶级、斗志、纪律性，进行气节教育。

学习给我的深刻印象是：

(1)解放军已进入蒋管区展开全面反攻，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。

(2)毛主席把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称作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，深感非常光荣、责任重大。当然全国解放主要靠解放军，我们是辅助的。

(3)随着解放临近，敌人会加强管制，残酷迫害革命力量。因此必须提高警惕，加强保密，多采取隐蔽、合法的斗争。学校里要加强系级班的工作，把社团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各班去团结更多的同学。

(4)大学师生是解放后建设国家的重要人才，要做好团结、教育工作。要动员教授、教职工在解放时留下来。

(5)党组织要精干，严格纪律。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，名称要多样（原来都叫民青，后建民联、新青、中联等组织），开展班级和多样合法社团的活动，少搞游行、罢课活动。

学习最后阶段，组织我们去沧县看了三天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，有歌剧《白毛女》《赤叶河》，有交响乐团演奏和歌舞表演。演出深深震撼了我，我们党不仅会打仗、搞政治斗争，搞文艺的水平也超过清华、北大。

学习完，当我们在沧县交通站领路费和衣物准备回校时，听到北平“八一九”大逮捕，上黑名单的同学就留下了，我们没上黑名单的马上回学校。

“八一九”大逮捕

1948年8月19日，在大饭厅门口玻璃窗上贴了一张大字报：“黑名单公布”，

说特刑庭公布了一份名单，传讯各大学数百名同学，同时国民党军警和强迫来的农民包围了学校，进出都要检查。我们在学习班预测到的黑色恐怖，提前来了。

当时正在暑假中，黑名单上的同学，有些已去解放区，有些被派往南方待解放区(领导学运的钱瑛同志说：有些暴露有危险的同志，不一定去解放区，可以派到南方待解放区，多加强那里的地下工作，清华就派了50多地下党、盟员暑假南下)，因此，清华上黑名单的50多位，在校的很少。党组织要求要保证所有上名单的同学安全转移。一方面请校方交涉军警不能进校抓人，拖延时间；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这些同学去解放区。

清华附近的农民，因为我们办识字班，让他们失学的子女免费上学；办医疗队免费为他们治病(见《峥嵘岁月》258页)，对清华有好感，保甲长叫他们包围学校就阳奉阴违，睁一眼闭一眼。清华养牛场比较偏僻，墙比较矮，黑名单上第一人，华北学联的清华执委郭德远就是在黄庆华陪同下从那里翻墙走的。学生自治会主席马履康上了黑名单，地下党给戴宜生



“八一九”大逮捕名单

护送他出校的任务，戴的爸爸是金城银行副经理，他向银行要一辆小车，并让司机拿着他爸的名片，他西装革履坐在车上，把马履康藏在后备箱里，大摇大摆驶离学校。

这里要特别讲一下教授们掩护同学的事。裴毓荪是学生会、剧艺社活跃分子，上了黑名单。费孝通、冯友兰、吴泽霖三位教授先后把她藏在家里，师母热情招待和安慰她。最后由清华附小翻墙脱险。傅珉是外文系活跃分子，也上了黑名单，美籍教授温德把她锁在衣柜里躲过一劫(见《峥嵘岁月》95页、106页、434页、451页)。

三天后，学校把同学集中到大礼堂，让军警对着黑名单查，结果一个也没有。一场灾难就这样平安渡过了。

整顿组织 迎接解放

开学后，各级组织都有大批同学撤走。我们北系领导赵振梅(梁朋)、潘梁都去解放区了，就任命胡聚长、于志祥、赵斌和我组成新的北系清华总支委，胡聚长、于志祥先后任书记。下面基本上按系成立了支部，我们每人联系几个支部，支部又联系几个民青、民联、新联等党的外围小组，当时叫外围小组成员为“盟员”。

市里南北系地下党合并，成立学委，畚涤清任书记，王汉斌、张大中都是委员。清华、燕京合建区委，查汝强任书记，孙仲鸣任副书记。校内南北系还没有合并。

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制度，我们几个总支委互相不知道别的总支委联系的党员，只有总支书记知道。下面支部和外围

□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

组织也一样。对党员、盟员加强了保密教育、气节教育。秘密收听、抄写新华社广播的新闻和文章，组织大家学习，让大家了解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方针政策。形势发展很快，9月初辽沈战役打响，11月东北就全解放了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北平的解放了。

(1)派党、盟员进城描绘地图。分工把每条大街两边的机关单位、商场、旅店等全记下来，绘成图。

(2)访问教授，了解思想动态，宣传形势，动员他们留下来，当然更要请进步教授做做工作。清华解放时，只有梅校长、陈寅恪教授、陈福田教授坐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南下，其他教职工都留校迎接解放。

(3)各系都组成护校小组，暗里清点重要仪器设备。临解放时，公开成立护校大队，进行巡逻、值班，保护学校安全。

(4)做好暑假招收来的新生工作。为他们办讲座，和他们交朋友，吸收他们参加班级活动，根据他们的爱好吸收进各种社团。

解放军来了

1948年12月13日，在校园听到枪炮声，许多同学爬到平斋楼顶去看，远处有火光，学生会赶快把同学劝下楼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四野某团打过来了。该团政治处主任李乐之(赵中英)是清华外文系校友。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清华红砖楼，赶快报告团长，不能开炮。经请示上级，让他们绕开清华、颐和园，从万寿山以西拿下丰台(见《峥嵘岁月》357页)。

同一天下午，国民党军突然派一支炮队进驻气象台下草地，学生会去交涉无

效，立即报告校方，第二天就悄然撤走。有说是梅校长交涉起作用；有说炮队领导是清华化学系张子高教授(化学系主任)骂走的；有说解放军占了石景山制高点，吓走的。说法不一，总之没开一炮就跑了(见《峥嵘岁月》366页)。

15日，地处颐和园的农学院来了电话，说已见到解放军了。孙仲鸣就叫我通知庞文弟去和解放军联系。他骑车到颐和园北宫门找到解放军，解放军派一战士带领他，直到晚8时，才辗转找到144师政治部主任吴彪。此后，他又带查汝强、孙仲鸣找到13兵团政治部(见《峥嵘岁月》346页)。

18日，13兵团政治部在校门口贴布告，要求军民保护清华(见《峥嵘岁月》54页照片)，布告由刘道生将军签署，他在清华、燕京都作了报告。后来，他担任海军司令员，1982年再次来我校作报告，并撰文《清华园的美好记忆》(见《峥嵘岁月》360页)。

人民的清华大学

1948年12月18日，学校临时成立校务管理委员会，由教授代表费孝通、戴世光，校秘书长沈履，学生会主席、研究生会主席蔡公期五人组成，选蔡公期为主席。首先解决全校师生的生活问题。蔡公期带卡车去青龙桥找到荣高棠工作组，立即领到一卡车粮食，并落实了今后粮油供应办法。卡车回校时受到师生热烈欢迎(见《峥嵘岁月》355、408页)。

回到人民怀抱的清华大学，受到解放军的关爱，却受到蒋家王朝的憎恨。19日，国民党就派从东单广场起飞的小飞机用手扔炸弹，轰炸清华园，扔了十枚炸

弹，幸没伤人，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(见《峥嵘岁月》415页)。

1948年12月29日，荣高棠、光未然两同志来校作报告，讲了形势还动员大家配合解放北平。李锡铭、吴宏宛等同学去石景山发电厂，庄毅、银重华等同学去石景山钢铁厂配合接管工作。张一华、罗升和等同学去41军121师，有些同学原分配准备给解放军带路，还进行了培训，后因和平解放，就回校了。

1949年元旦，全校一片欢乐，高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师生包括有的教授夫人都在校园里学扭秧歌，晚上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同乐会。

元月10日，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来校，宣布正式接管清华大学，宣布教授一律原职原薪，其他教职工也原职原薪，工警等酬劳过低者，今后适当调整。关于学制、课程等待北平完全解放后再定。

这时，尚没有复课，全校师生都热情地学习党的政策。光未然、刘导生等同志来校作报告，解答大家的问题，解放军文工团还几次来校演出。

1月中，在石家庄要召开华北学代会，邀请已解放的清华、燕京、北大农学院派代表参加。清华选我和黄祖民、邵敏，燕京大学选谢道渊和朱国璋，由我负责，我们一起坐大车奔赴良乡。彭真和叶剑英同志在良乡接见我们，详细询问清华、燕京解放后的情况。钱俊瑞同志给我们发了路费并雇一辆马车送我们，先到了正定华北大学，受到热烈欢迎。他们正在准备进北平，要求我们介绍清华、燕京解放后的情况。在这里碰见宋华沐、顾骅等老同学。到石家庄，华北局青委书记许世

平、副书记陆平热情接待我们。华北学代会三百多代表，我们是刚解放的国统区代表，受到特殊的欢迎。我在会上介绍了学运情况，黄祖民布置了一个学运照片展览。会后，邵敏留下参加全国学代会筹备工作，我们几个男同学跟着董必武和薄一波的车队回到北平，正是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那天下午(见《峥嵘岁月》394页)。

北平解放 欢度国庆

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打下天津，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订，全校沸腾，成立了“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”，准备进城进行宣传和服务工作。

2月3日，北平举行了隆重热烈的解放军入城式，清华队伍列在正阳门外大街，滕藤奋臂高呼口号的镜头成为经典，以后不断出现在电视里。迎接后，全体同学入住汇文中学，展开了为期七天的上街宣传工作。

入城式后第二天，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全市地下党员大会，彭真、林彪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，地



清华“迎接解放服务队”在清华园排练

□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

下党转为公开的执政党了。

回校后，党先向盟员公开，然后6月27日在二校门张榜向全校公开党员名单，成立了中共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，彭珮云任书记，何东昌任副书记。

举行了盟公开，有盟员500多人。3月20日盟转团，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大学总支委员会，我任书记，陶炳伦、艾知生任副书记。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大会，蒋南翔作“新民主主义学习”的报告。

2月27日，为了支援解放全中国，学校动员同学参加南下工作团，报名非常踊跃。当时决定理工科同学仍留校学习，文法科可以报名，共有150多位同学被批准参加。3月11日，学校欢送他们去参加学习，随后跟解放军南下(见《峥嵘岁月》398、403页)。

2月份，东北军工很缺技术人才，找到潘梁同志，他请示了党组织，派了徐应潮、傅珏、吴佑福等18位同学奔赴东北参加建设。

4月8日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四位代表来校作报告，她们是水利专家钱正英、上海女工江怡、延安女医务工作者曾明霞、西北妇联副主任路志亮。特别是钱正英同志用她的亲身经历讲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，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关系，对大家启发很大，终身难忘。

暑假，团市委举办了暑期学习团，培训大、中学的团干部和积极分子。分4个分团，第一分团是各大学团干和积极分子，约900人，住在北大红楼，我是团长。其他三个分团都是中学团干和积极分子，住在附近中学。全团近2000人在北大红楼广场(当时叫民主广场)坐着马扎听报

告。请艾思奇讲“历史唯物主义”，杨甫讲“劳动创造世界”，胡乔木讲“革命的人生观”，薄一波讲党史，钱俊瑞讲形势，许立群讲青年团。这次学习对我们打下马列主义思想基础，树立正确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认识青年团的性质任务，起了重大作用。我从北京档案馆找到当时我手写的总结，写了一篇《一场卓有成效的启蒙教育》。

学习班结束，我就调到团市委工作。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献旗、献花、献辞。团市委书记荣高棠让我作了一幅五米多长的大锦旗，要用两根大竹杆挑着；组织了一支腰鼓队，一支献花的儿童队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广场上进行了几次排练。献辞人经过选拔，我校汤纪敏同学荣幸被选上。政协开幕式那天我带着这支队伍鼓声振天、浩浩荡荡进入怀仁堂会场，献了旗，向毛主席等主席团成员献了花，汤纪敏朗诵了献辞，表达了全国青少年的心意(《峥嵘岁月》384页)。

紧跟着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，全校师生参加，军乐队领头，除了举着旗帜、标语，还准备了五星提灯，机械系四年级同学还做了一辆大坦克模型架在汽车上，行走在游行队伍里。开国大典一直持续到晚9时，大家依旧情绪高昂(《峥嵘岁月》374页、382页)。

清华大学解放前后这一年多时间，跌荡起伏，由黑夜到黎明，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，我主要根据《峥嵘岁月》这本老校友们集体回忆，简要记述一下，作为清华园解放70周年的纪念。